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二十

三儂贅人廣自序 蘇州汪價三儂嘯旨 餘小時讀書西園，以林鳥為裡舍。每展卷，自首訖尾，方理他冊，不抽閱，不中輟。坐必竟夜，不停暑，不知寒餓，不櫛髮頰面。

一夕，正拈枯管作時論，忽聞欄外呦呦兔聲，自思不敢為擊，伯有、彭生斷不我厲，我豈畏俱頭惡剝者耶？燃火跡之，聲出竹畦中，見一敗葉為蛛絲所貫，風入竅中鳴。餘始悟曰：「向以為鬼而噪者，即此是也。」又一夕，疑耳室有偷兒在焉，持杖逐之。見頽然而立者，人也；以杖橫擊，偷之衣紛然而墜，但無聲息。遽以燈照，乃老蒼頭浣其故衣，懸之室中。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，皆是入以其意造之，嗣是無疑懼心。

餘嘗為牧豬奴戲，凡譏集詡為豪舉，輒得大彩。又嘗事狹斜游，每遇名姝，無乞介人纏頭者，或反以橐金仗助膏火。二者皆有利焉，宜其溺矣。忽思輕俠亡賴，非大雅所樂聞，正當一嘗惡趣，即解脫耳。一意救斷，更不復為。

向應京兆試，數見別於有司。友人同斥者，多恫怛悲惶，淚簌簌雨下。餘則廓落宴笑，猶故吾也。甲申當國變，天地裂崩，邑令修故事，群士大夫臨於縣庭，口呼大行，含辛以為淚。餘獨號踊，幾不欲生，平日淚不輕揮，謂其近於婦人也；自喪二親以來，中心抽割，唯此一慟。

餘鮮兄弟，止仲子一人，早游芹水，會逢世亂，乃隱於市。端木貨殖，亦何所識？閩以內，妻妾二人，雍容井臼，各生二男，共保抱之，無異視。四子友愛，一如同產。二氏皆先我化去。奉倩哀殞，蒙莊鼓歌，俱失物情之正。餘唯順天委運，禮以制哀而已。諸子善承吾教，亦喜誦古人書，亦競為歌詩，亦嗜杯酌，亦精於奕，亦涉書林畫苑，亦好作四方游。餘嘗戲語曰：「諸如類我，不忝以生，頽老不遇，幸無克肖。」今皆得成遂，皆有妻孥，皆服章縫為聖門弟子，駸駸乎有進取之意，得者自得，失者自失，不以縈老人之懷。

至若朋友，吾性命也。願言結契，莫非俊人；率爾相遭，便如夙昔。脫口披肝膈之言，對面領詩書之氣。有若志跡乘難、判若行路者，即其人可知矣。鼎新以後，同學吾友，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室臣，大埔令蔣文若，化州守曹蜚孟，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台，宰嶧者死墨誤嶧縣令吳丕能，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游擊沈元培，貢大廷者死於鬼、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，張政起為盜劫殺，仕充仕苕苕汾者，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，並見黜落兗州通判項莘友，武康令吳定遠，平遙令朱兼兩，以進士為吏部選人，沉廢數十年，不能沾一命者多有。

嗟嗟！士人著進賢冠，為南面貴人，可謂榮矣！乃累累遭挫辱，終其身困踣不聊，以至死。餘雖不幸，猶得優游林水，泰然以韋布老。酒國詩城，長為三儂湯沐邑，此非天縱之奇民哉？餘一生遭罹，大抵平樂，間有奇厄，冥冥之中，默為拯救。王申，隨先君官楚，道經彭澤。江岸忽崩，檣柁盡折，舟壓其下，料無生理。食頃，有聲{門赤}然，舟浮水面，是歲家中不戒於火，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。歸而典衣賃屋，復集數千卷。乙酉城陷，為亂兵所掠，僅存零帙，遍從書肆配合，其粗有頭訖者，又得數百卷。辛卯，被一窮戚眩竊殆盡。於三四年中，節湯糜之費，又聚得數十卷。丁酉遇禍，皂隸入吾室，杓然烏有也；見幾上書，捆之以去。因憶往昔平陽書乘，珍護甚嚴，唯恐飽蟬鼠之腹。乃於二十餘年之內，一災於火，二災於兵，三災於盜，四災於皂隸，可勝歎哉！乙酉，江左鼎沸，海上帥縱兵劫民舍，口呼縛儒冠者，破我闔而入，剽掠靡遺，餘幾被繫，越牆而僅免。己亥，入豫州，過老兒莊，群盜截劫。一魁曰：「彼書生者，行李可憐，不足供東道。」大笑揚鞭而去。

餘於行路，凡三遇虎。王申，先君命餘至荊州謁賀惠藩，道經玉泉山，有虎踞崖。僕夫駭走，虎躍入田，攫一雞，掠餘馬尾越澗去。庚子，游密之超化岩，飲於張鑿空山齋，紅蕊侑酒，不覺狂醉，扶置馬上，軒然據鞍而行。聞從人歡噪聲，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，都無動色。甲辰，游富春山，登子陵釣處，因訪桐君，見山凹絕巖，一白額虎坐澗溪流。餘與眾客方側行岩下，虎張爪豎尾，欲來撲人。眾客噤戰俯地，餘拱手語之曰：「山君山君，聞聲久矣，今日得瞻神采，幸無妨我去路。僕所攜三寸弱管耳，當揮斥成長律奉獻。」虎點首者三，一嘯跳入叢莽。與眾客越宿樵子之廬，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。天方曙，以詩焚故處，祝之曰：「一言相贈，餘不爽約。君有英神，能無印可乎？」是夜，夢虎頭人來謝教，持鹿酒共酌。興正酣，為役夫催起，乃驚失之。

餘短於目，窮睫之力，不及尋丈，道途拱揖，不辨為誰。迨老而視不加眊，昏暮能審文字點畫，燈下書紅箋，能作細楷，以光常內斂也。相傳文人目多眊，歸咎讀書焚膏繼晷，以致損明。此言近誣，殆由天分。宋學士作《咨目瞳文》，罪其失職，冤矣！餘詘於目，而耳倍聰，嚶嚶私語，雖遠必聞，睡夢之中，有聲即覺。四足者無羽翼，予之角者去其齒，殆是之謂乎？賤目眶大而睛露，有議其蜂目不祥、鷹目為暴者，此世俗之惑也。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，義、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；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，桀、紂之長巨姁美而筋骨越勁是也。而又何法相之足去乎？

餘足不健於行，然亦曾走百里，不見苦勉。至如登山覓勝，捫蘿躋險，命且不惜。不能守「齒剛舌柔」之說，好齧齧剛物，未六十而齶然落其二。時逞舌鋒，以言語抵忤人，人以不堪。初時不省，後乃悔之。吾年既邁，有客相見，必減我年數，譽我以紅顏，則其為衰憊，亦可知也。

餘在蓉江，受異人術，能煉臂為鐵，聽力士乞如虎者張拳擊之，餘臂無恙。至十數擊，而彼拳萎茶，不能舉矣。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，鐵臂與餘無二。客本武林簞人也，伊璜宴客湖心亭，客艘破舟畔索酒，伊璜拉與同飲，酣叫盡歡。飲畢，悉以餘饌贈之。後客仗劍從軍，底定閩粵，以功帥於交廣之間，錫有封爵。伊璜以明史事掛累，客感酒食之惠，陰為營救，冤乃白。同一臂術耳，客以簞而侯，餘特用之以戲，猶是孱書生也，可哂也！

庚子，擢得白髮，為文以罵之。白髮對以肥曰：「鹿，仙畜也，千年而蒼，又千年而白。龜，四靈之一也，五百年而紫，又五百年而白。然則白也者，物老而聖，斯足以當之。」餘由是得老而娛，得白而喜。吾願天下學道人，共聞斯語。

餘南土弱夫，素倚舟楫，與鞍轡不相謀。隨李御史渡河，撤輿而馬，御史振策逐餘馬而馳，餘身若霧霄堦之外，目迷陰暄，耳轟怒濤，始而驚，既而爽，終而安焉。後此群騎並出，餘馬必先驚。崇禎末，習射於石崗之汝南書墅，弓張矢落，同學者以為笑。餘憤欲勝之，味射義「志正體直，持而審固」之語，懸的者三匝月，心柔手熟，忽焉大進。以是知人不貴自然，貴勉然。性不可恃，而習有可通，大抵然矣。

餘善飲而不善啖，飯可二缶，常食不能噉大饗；客之饜者，喜並餘餐。僑朔方者數年，日食蒸餅不托之屬，生醬鮮蔥有同嗜焉，歸而饑且兼人，反覺稻粱之寡味。五歲時，私闖酒室，垂首盪面，吸取浮醴，遂至沉頓。家人遍索，乃酣臥於瓶罍之側。長而僭稱大戶，常時列宴，眾客支離，狂花病葉，獨沛國朱掄生舉旗對壘，終夕不言散，時有「朱雞啼」、「汪天亮」之目。主人悅，間亦取憎侍者。

計餘一生，曾有二醉：壬寅，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台寺。同飲者，王蜀隱、沈雲門。所飲者，五香柿酒，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。四人篝燈細酌，自西達卯，傾二巵無剩瀝，飲時但覺甜美可人，無茗芋意。從者報曰：「日高春矣！」四人啟戶而視，觸受風色，心目迷眩，一時俱倒。餘睡至日晡而復。三公者，相對噉咯，病不起者累日。是年在鄴之旅舍，候李御史行旆，癡坐無慘，聞西郊演劇，觀者甚眾，趁步一往。台之旁，列肆酌酒，士商聚飲，不覺流涎，因選席而坐，傲然獨酌。已而興發，拉客中之豪者並酬，拇戰不已，遂曼及他席。大眾轟飲，餘玉山頽矣。彼此造次，未及敘姓氏，亦未識餘邸舍，群起而掖餘，昇之野廟神幔之前。迨曉，怪笑而回。「名教中自有樂地」，昔賢所云，時復戔之。

餘不習鑿杓，而洞於茶理。友人戴惕庵，為邑之陸羽。餘時過領日鑄，以消七碗之興。及至杞子國，有馬布庵者，又盧楚之後

勁也。一槍一旗，居然獨步。嘗戲語之：「若與吾鄉楊庵共品泉源，正未知誰當北面。」餘於甲辰偶然禁酒，有句雲：「我當上奏天帝庭，酒星謫去補茶星。」此亦老儂謾言，非實爾也。性好食醋，失此則諸味不調。又好秋末蟹、夏初蠶豆，二物充庖，不想他味。人以汪生所嗜，不殊屈到之芟、姬文之昌歎。近日俗尚食煙，餘每語人：「奈何以火燒五臟？請觀筒中垢膩，將何以堪？」其人猛省，誓不再食。少焉憶之，便淪戒矣。病酒之夫，狂飲不待明朝；難產之婦，好合何須滿月？嗜煙之酷，乃至同與酒色，何惑溺也！

餘家常乏，獨衣冠必鮮整。人目之，若雄於財者。然少而惜福，繭絲不以附內體，服之矜重，不輕為塵浣，即至褻裂，亦不輕擲。《記》曰：「敝帷不棄，為埋馬也。」嘗記先大夫於餘入泮時，制一西洋布袍，凡遇佳節良譙，則衣之，幾三十年，不之濯濯。有勸餘改作褻衣者，賈子曰：「冠雖敝，弗以苴履。」先人所賜，吾不忍也。先人之敝廬，不過數楹，團聚家人，三世不易其舊。餘日坐臥者，止於半舫，圍塞書卷，櫛比鱗次，容我頭足一席地耳。俯仰之餘，不見其窄。出而翔步王公之第，崇構迢嶢，霞垂雲聳，余處之落落然，了無與也。「公自見其朱門，貧道如游蓬戶」，大智之言，豈欺我哉！

餘愛樓居及度板之房，不耐卑庖下濕。又愛短簷淨幾，其窗四辟，晨起披襟，爽受風日。如入閨室幽曖，便悶欲絕。又愛舟行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，率其宥往，有會心處，嗒爾忘歸。餘向不喜浴，雖夏月，亦止以巾拭汗，老始習之，乃覺除淹消痼，體氣榮暢，即互寒，且樂就涼室焉。

餘得天強固，不嬰重病，偶爾達和，亦不用藥，醫之以至清之酒，醫之以至快之書。辛巳午月，賤體忽憊，頭涔涔作楚，一日夕不思湯餌，若染時癘者。適有餉餘佳釀，呼至床頭開看，芬香拉鼻，急命溫之。取太史公《荊荊傳》連飲連讀，瞬息之間，拍案而起。古書難信，切不可以身試方。吾友賈靜子，睢陽才人也，體有不適，欲行「倒倉」之法。餘諍之曰：「奈何於腹中演戲法？」不聽，一服之後，下泄不止而斃。豈惟藥石，即平時飲膳，皆可傷人。餘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，不死；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，不死；此小人倖免也。子美死於白酒牛脯，太白縱飲彩石，捉月而亡。李、杜，詩人之魁也，皆以輕率自殞其生，可不慎哉！

壯時不免房帷之好，後乃以漸而淡。至為汗漫遊，遂與色遠。即燕趙歌姬，充列侑飲，從無一人沾昵者。北妓入席，見客即拜，立而執役，主人加之訶叱。餘命之入坐，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，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禮貌。知命之年，便絕婉孌，友人俱誚其假，席間每引為笑資。李贄齋至謂「五十斷欲，不如捐館作泉下人」。彼長餘四齡，竟以啖牛馘，淫一妖嫗而殞。夫精、氣、神，人之「三寶」，而丹藥之王也。先祖遇一異人，授以「龍虎吐納」之法，習練四十年，道成，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，無纖汗；冬以大桶滿貯涼水，沒頂而坐，竟日不知寒。餘以骨頑無仙分，不之向學，然於玄牝要訣，頗熟聞之：大要以寶神蓄精為主。世之愚倫，縱情離伐，以致陽弱不起，乃求助於禽蟲之末。蛤蚧，偶蟲也，彩之以為媚藥；山獺，淫毒之獸，取其勢以壯陽；海狗以一牡管百牝，鬻之助房中之術。何其戕真敗道，貴獸而賤人也！且方士挾彩陰之說，謂御女可得長生，則吾未見蛤蚧成丹、山獺屍解、海狗之白日衝舉也。

記誦之外，無時不親操諸務，澗漱泛掃，不以煩廝役。花則手灌之，草則手薺之，魚鳥則手飼之。或雜伍漁樵，或混同傭乞，或時與童稚相鬪，擲弄觸鱗以嬉，故年雖近髦，人以為有童心。舉步輕躍，容色亦不衰，不似龍鍾齒豁人。年來遊興不減，夢想時在湖滄嶽麓。諸子惜餘筋力，梏餘車不得遠行。在家閒極，有花即看，有酒即飲，有對弈者即終日。老友相值，即解杖頭以釀；緇流之上者，樂共餘談；餘亦樂坐旃檀之室，謂之清時小太平。適與紅裙會，方袍骨董，不至以唐突取厭。贈邗水桂姬有「休將量大欺紅袖，但得情癡怨白頭」之句，非乞憐語，佳人會生憐耳。

孫子數人，與長者點定文字，粗為疏解。群小則牽繞衣裙，分棗栗與之，各饜所欲而往。分之必均，偶有參差，聚而向老人計較，尤可愛也。

餘行李半天下，所至以客為家。客兩河者，前後十數年，始於察荒李御史幕，懷孟薛宗伯知之，呼至其家，與仲菴二兄讀書翕園。後為賈大中丞召修省志，別去。越三年，會弔宗伯之喪，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《禮》，留與岷山草堂，商榷今古。又為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，別去。介人之久於茲土者，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，故依劉御李，馬首不能他指耳。時沈宮詹鐸堂先生分巡大梁，清慈明允，為海內岳牧表。餘驅車八郡，歷收河岳之英，倦則以鈞陽清署為歸焉。其他逆旅主人，無不款暱如戚屬。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，柯上逍遙；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，舍輿馬而徒，恣其流覽。餘之所為通，餘之所為介也。

餘殫精音律，於古今離合之義，無不博綜。吾邑陸君揚，弦索化工手也，從餘考訂音聲，字有訛舛，悉為釐正。遂使八風二十四氣，相為嘯吸。海內名公卿，以及文章之士，皆與之游，其名直達禁掖。擊阮傳人，乃以介人為導師，亦可異也。餘嘗作一想，取尼父《猗蘭操》、桓子野《輓歌》、孔明《梁父吟》、謝安《洛生詠》、嵇康《廣陵散》、袁山鬆《行路難》、李太白《烏夜啼》，令相如鼓琴，桓伊吹玉《&~OIOI;遂》，高漸離擊筑，禰衡撫漁陽鼓，君揚出而敬冠短袖，為之提掇其間，左顧右盼，意氣激昂，撥清弦，發哀弄，人聲天籟，雲委雪飛，一洗梨園法曲之陋，顧不樂哉！

博塞之事，盛於魏晉，近日士大夫，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為名流雅尚，相煽成風，浸淫海內。餘不之效，只是黑白二子，比勢覆局，「木野狐」之謔，恐亦在所不免。當餘少賤，頗耽戲術，射覆藏鈎，與夫「頃刻花」、「逡巡酒」之類種種幻化，皆所熟諳。至於召請乩仙，尤極靈響，即非真仙，當亦才鬼。己卯應試失利，情懷惓惓，舞仙童以釋悶，令其搬演雜劇，窮姿盡態，有老梨園所不到者。一時傳播，男婦聚觀，擁塞堂廡，終日哄笑，匝月而不散，窗幾悉遭擠毀。餘深悔其賤，固逃匿於外以謝之。世俗無聊，動拈骰子以下。乙亥試，玉峰，同寓友人，競卜休咎。餘一呼而六子皆赤，果於是年入泮。先君六旬時，遭疾彌月，醫藥不能療。餘心焚灼，抱穀盆踞於中庭，祝曰：「大人病果無患，幸賜吉徵！」一擲而五子各色，獨一子旋轉不定。餘默懇之，一躍而成順色，病亦旋瘳。昔寄奴喝子成盧，明皇叱子成四，慈聖之側立不僕，光獻之盤旋三日，精誠所注，符應立呈，樗蒲有神，豈虛也哉！

餘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，見有爭錢而相搏者。雲田曰：「古人名錢曰刀，以其銛利能殺人也；執兩『戈』以求『金』，謂之『錢』，亦以示凶害也。」余曰：「執兩『戈』以求『金』，謂之『錢』，執兩『戈』以求『貝』，謂之『賤』。執『十戈』以求『貝』，則謂之『賊』而已矣！」雲田曰：「兩『戈』一『金』，當更有精義。子試說之！」余曰：「兩『戈』不敵一『金』，錢真神物也！」雲田曰：「得一『金』而來兩『戈』，豈不可危？」余曰：「操兩『戈』以求一『金』，亦復何畏？」有一老父笑而前曰：「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。敬領兩公高論，老夫快極！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。」

乙巳，從三衢假道至汾水、開化道中，資斧告匱，偃偃乎靡所聘。適遇一蒙館，其館師教讀「心廣體胖」，「胖」音為伴。餘入語之曰：「先生誤矣。胖，蒲官切，當讀如盤。」館師曰：「門下精於翻切乎？願受台教。」因教以上字母，下韻腳，中間過脈，如「經堅丁顛」諸訣，一一指授，呼調數四。令其師弟同餘念誦，一堂之中，齊聲唱和。初如小兒啾啾學語，舌本都強，少為漸覺柔利。至數百遍，而趁口以出，自然通協。主人聞之狂喜，出揖余曰：「等字切法，裡俗罕傳，村塾蠢兒，肉囊衣棺，何幸得公提誨！請問公姓氏，今將何往？為何停車於此？」餘實告以前往江右，行李空乏之故。主人曰：「是不難。」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。餘拜受之，得以即時就道。餘於字學，童而習之，音義略無訛舛，不謂浪遊乃受其益，以解字而得酒食，以切韻而得錢財，是亦學圃之美談也。

二氏皆視世人蠢俗，故一以衝舉歆之，一以輪迴懼之。餘明於死生之故，不溺其說。然其標旨清微，振辭高妙，有足豁憎人之闊塞者，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、萬畢神木，釋氏之三車要義、四諦真言，罔不洞究。我若靜地修玄，不在彩芝咽液；高座說法，不在豎拂拈槌，將使上清羽客，驚守丹爐；大善知識，都向籬門外瞌睡也。

餘不信星相家言。李虛中、唐舉，世無其人。二家推餘限度，按餘部位，皆雲至貴之格，公卿將相，早於年三、四十內得之。

人多以此佞餘，餘初亦喜聞其佞。逮其後來，往往不驗。今閱七十甲子矣，黃梁熟矣，癡夢不復作矣，雖欲信之，又烏得而信之？又不信師巫之術。吾嚶多有女巫，召人先靈與人敘語。餘幼隨家人往，果於隔戶隱隱有聲，家人白日見鬼，哭而問訊。餘惡之，從後闔密偵，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，遂發其奸。餘在河南，與李御史同謁嵩嶽，見有所謂「馬子」者，托神附體，儼坐堂簷；執繩棍者，森列左右。愚民朝山者，有不謁神座，竟拜「馬子」酬願而去。忽而恫喝邏索，眾皆驚竄，財如阜積。餘惡之，令御史皆縛之至，眾「神」叩頭，哀乞免死。

聲色移人，餘性亦有殊焉者。喜泉聲，喜絲竹聲，喜小兒娘娘誦書聲，喜夜半舟人欸乃聲；惡群鴉聲，惡騷人喝道聲，惡賈客籌算聲，惡婦人詈聲，惡男人啞聲，惡盲婦彈詞聲，惡刮鍋底聲。喜殘月色，喜曉天雪色，喜正午花色，喜女人淡妝真色，喜三白酒色；惡花柳敗殘色，惡熱熟媚人色，惡貴人假面喬妝色。至餘平日，有喜色，無愁苦色；有笑聲，無嗟歎聲。竊謂屈原之《九歎》、梁鴻之《九噫》、盧照鄰之「四愁六恨」、賈誼之「長太息」、楊雄之《畔牢愁》、殷深源之「咄咄怪事」，皆其方寸偏仄，動與世對。惜不與介人同時，為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。

餘不識金錢之數，不知方物之值，不聞營殖之方，不設會計之籍。儻然而來者，儻然而去。室中忽盈忽虛，若與阿家翁無與焉。年七歲時，族伯亡，應餘承祧。有宗人出而爭嗣。郡司馬某當讞，得宗人賂，袒之。餘起告曰：「爭為人後者，利其產耳。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。」遽辭以出。司馬謂先君曰：「有是佳兒，宜不賴此！」其為志大財疏，自童齠已然矣。傾餘行篋，從無十金之積。白鏹青蚨，亦數來數往，但不戀清寒吾輩人。餘曾坐泉比，收諸生修脯；亦曾心織筆耕，賣文字作生活；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，得受前茅上賞。不以事生產，不以食孱孱八口，床頭阿堵，不知何故咄嗟而散？

餘最僻古器，幸而購得，寶玩不已，倘或失去，經時怏怏，如憶故人。向在東都，所得當道之贖，悉置三代尊彝，真贗各半。囊負抵舍，家人意其貴重，啟視之，確確然皆邨土中物也。餘誇而家人笑，不久即星失。假使餘囊金以歸，要亦垂手盡，不能作臨沮守錢翁。人言介人癡，不癡也。

向有三畏：畏盜，畏獠犬，畏笑面多機智人。不幸旋觸黨人怒，卒吹滅沙，興文字獄，執餘而囚之。餘日事著述，若不知有狴犴者。客譙余曰：「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，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聘乎？」余曰：「馬遷腐刑，居蠶室而著《史記》；陸平原臨刑曰：『古人立言以垂不朽，吾所恨者，予書未成耳！』蔡中郎被收，請黥首則足，繼成漢史。此三賢者，介人之師也。子烏足以知之？」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：「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？」余曰：「盜跖為暴，肝人之肉而食之，卒得上壽。柳下惠操行修潔，以黜辱沒其年。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，國滅不與其難。西伯修德行仁，囚於羑里。司馬魁欲殺聖人，終柄宋國。仲尼賢過堯舜，拘於匡、圍於蒲、微服於宋。信如報應之語，則是盜跖、崇侯、司馬之善報為不爽，而柳下、西伯、仲尼之惡報為斷如也！有是理乎？」

知己之恩，侔於生我。古人云「士為知己者用」，又云「士屈於不知己，而伸於知己」，又云「感恩則有之，知己則未也」，又云「天下有一人知己，可以不恨」。甚矣知己之難也！而餘之生也，凡得知己者十。發未燥，應童子試，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：「渥窪之神駒也，困以鹽車，恐未得千里騰逸。」此一知己。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嚶，月兩課士，餘輒冠一軍。迨解官，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，連手吟唱，狂叫絕倒。此一知己。光州唐雪靈先生，選邑士廿人，時校藝於衙齋，文必面閱，必戒諸少雋者奉餘為經師；辛卯之役，謂餘必掄元。及報罷，仰天嘆喟，至於流涕。此一知己。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，三簡首諸士，曰：「時文中古文，盲、腐二史，其鼻祖也。終恐不利時官之目！」此一知己。之萊李琳枝先生，以省方試士，拔餘罪隸之中，弁冕都人士，序予文曰：「介人之文，能令人悲，亦能令人怒；能令人喜，能令人下酒，能令人已疾。是介人以文生天下，而群倫乃欲報之以殺，忍乎哉？」此一知己。河陽薛行屋先生，人倫淵藪，坐餘澹友軒，相與訂千秋業。餘斷梗，又折角如意也，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，詫為「珠彩玉英，希世之寶」，此一知己。七閩黃石齋先生，講學湖上，弟子數千人，蟻升廡下。《易正》一書，荃蹄爻象，妙契圖先，獨以授餘，曰：「滄桑而變，唯此子不刊其書。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，吾何恨矣？」此一知己。吾鄉之文，久沒雲霧中，潛壺許子，與餘力刷之，並草鬆陵，分題漢上，他無可與語者。嘗曰：「有志三代，同心二人。」此一知己。上洋妓王翻仙，姿才無輩，頗不近貴人。得餘文，必焚檀拜讀，讀已又拜；相對清談，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。此一知己。有授偽秩官人，偕邑中雕面少年，密謀傾餘。事且露，主者曰：「斯人製作，胚胎大家，必將羽儀天下，必務殺之。」再擊不中，歎曰：「才士固不可殺！」愛我之口，無可准的。若輩方欲割我以刃，而肯稱為「大家」、呼為「才士」，此亦一知己。李獻吉，前朝之文人也，葬於崆峒山，塚已崩墮，幾出狸首。穎人無過而問焉者，餘語禹州史太守：「張良洞旁黃石塚，轟轟墓側姊婆墳，大抵荒唐，為土人耳食語。獨明詩人李獻吉墓，埋骨不過百年，沒於豐草，碑識無存焉。為太守者，所當急為表治，以培風雅。」守即鳩工往葺，餘親為輿土而封，出故碑而重泐之曰：「明詩人李夢陽之墓」。雲間彭燕又，當代之文人也。以五十年老孝廉，授汝寧司李，才華震蕩，不屑以肺石繩人。或議其有文才，無吏乾。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，餘從屏後覘之，見其內衷紅褶，心為竊駭。御史甚加禮遇，肅之坐，談論甚洽，茶凡三點，燕又漸忘分位，以足加膝，哆口橫議，旁若無人。御史微哂，無愠意，入而呼余曰：「子兒夫狂司李乎？」余曰：「見之，才不檢制，幸夫子憐而恕之。」御史曰：「我無責乎爾。天下豈皆愛才者？恐終以是禍。」未幾，巡方使者會稿至，御史謂余曰：「彭司李掛彈章矣！款跡累累，罪且不測。」餘切懇御史轉旋，為文人留一生地。御史難之，曰：「直指駐節彰德，汴之去鄴也遠；疏發，追無及矣！」餘為懇請，乃刪其重大者數條，遣一干役，策飛騎詣直指所，追還原疏，更為改繕。燕又得從薄譴以歸。餘初不令燕又知也。

餘方童甲，嘗夢一人，纖細娟好，自稱「金鑿否人」，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：「乾德初，蒙公見借，今以奉還。」由是文思大進，放聘詞涂，不可捉搦。患難後，於資善僧寮，曾畫夢作文，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。餘啟之曰：「豈以文受禍，不當更費糜廩耶？今後但為臍涿杯水之文，不復為驚濤怒壑之文；但為軟面滑口之文，不復為聾牙棘齒之文；但為依籬傍闥之文，不復為開疆鑿嶂之文；但為女子鏡奩嬌媚之文，不復為丈夫檠戟森峨之文。如是可乎？」朱衣人色霽而去。及餘提筆，匠心獨詣，其為研奇如故也。又夢朱衣人怒訶曰：「違吾意旨，由汝虎視文林，但無望龍門燒尾！」餘乃絕意金闥，日與麵生者為友，上追風人，下逮三唐吟老，遙相鼓吹。

餘壯盛時，力為時文，若科目可且暮掇焉者。甲午，同考官某，與餘有神契，欲收之夾袋，密相招，授以關節。餘驚復之曰：「科名為何物，可以闡汶獲之？且餘命多蹇剝，恐非桂籍中人，文之售不售，無所逃命。若使一日詭遇，是與命拗也，人禍天譴，均有之矣！」當事怪恨，便與餘絕。老而力為古文。歲戊午，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，欲以「博學宏詞」薦，餘上札啟謝曰：「價夙遭屯難，沉痾書城，雕蟲瑣事，不足名家，實乏史材，無容忝竊。宏博之稱，非所據也。且也山麋野性，不樂冠裳；豈其濛汜餘年，頓忘丘首？孝然竄河渚，仲蔚沒蓬蒿，匹夫有志，不可回也。」固辭而後已。刑部伴阮劉公，結三十年中州縞紵，近為侍從親臣，出督蕪關稅，迎餘樂江之署，飲酒賦詩。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，鐫御賜「松風水月」字為之額，朝夕瞻對，題曰「敬亭」，志不忘君也。餘為之頌，繫之以詩。覆命日，擬以餘才緩頰左右，餘懇止之曰：「草澤寒蛸，久甘噤伏，豈可以不祥名字，上乾帝座？」公為默然，退語幕客曰：「此公老鈍，命與才違。」餘之古今文，洵非逢年之物，天下鉅公，謬以富貴相貽，此世間詡為奇遇，螻鼠拱感涕以受者，而餘顧麾而去之，若將浼焉！然則介人七尺，其為不壽之末翎、早飄之敗葉也，審矣！

向集自少至老所為詩古文辭，刪九而存一。客見之，問曰：「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，可得聞乎？」余曰：「流落散人，實多筆墨之樂，試為足下略言一二。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，餘入謁，御史手授《丙申詩刻》一冊，凡百有餘首。餘回寓，命從者燂燈釀酒，依韻和之，漏五下而卒業。黎明投入憲府。御史立邀進署，大呼曰：『君以一夕敵我一年，才之相去，奚但百倍而已！』遂留幕內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一。

「河陽妓小紅兒，性豚，善飲，常倚其量以壓人。一日，餘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，紅兒不辭，曰：『我善酒，爾善詩，爾成一

詩，我盡一爵。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。」餘吟紅飲，酣對數巡，紅兒微有醺態。餘乃一連疊詠，紅不能支，跽而乞降。餘縱之睡，自吟自飲，坐客各舉杯稱賀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二。

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嘍，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，備陳墮落苦狀。侍講心惻，呼其婢盡償所值，聽其擇人而字，無他染也。餘作《種德記》以贈之。一夕，餘病不能飲，而為酒糾，為之約法曰：『苟有犯，不能飲者，罰以酒；能飲者，罰以詩。』即以繆侍講損金與何媛落籍為題。眾聞以詩贈繆，皆應曰：『諾！』一客曰：『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？』余曰：『若以酒罰能飲者，則是賞也，非罰也。』餘乃隨罰隨吟，令小童錄之，計所為詩，竟得免酒三十二甌。侍講笑曰：『昔人讎集，詩不成者，罰依金谷酒數。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，有之，自介人始矣。』餘私喜曰：『不意於風雅林中，而得逃酒法。』餘素負酒人之名，每罰即俯首受之，無可解免，此番乃得以詩硬抵，公然強項不飲，眾不敢嘩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三。

「戊子人鄉闈，號舍中啾然有聲，其鳴甚哀。餘信為場屋文鬼，大聲誦餘向日《秋嘯》詩曰：『三年齷齪逢邏卒，七義光芒嚇主翁』，其聲遂滅。有顧香王者，邑之才士，以不得青其衿而死。餘為立傳，人閱之，喜其描情繪意，有若寫生，無不頤解。己酉，客上箬僧伽舍，鄰寓有二生，披而讀之，忽相抱而哭，至於失聲。餘驚問之，彼亦負奇託僚，而不得一遇者，其為此態也，蓋重有所傷也。我之詩，可以妥鬼精靈；我之文，可以役人情性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四。

「周少司農櫟園先生，被蜚語中以閹事，窮極拷訊，終無球證。時臬司李官以讞法失輕，此次逮問，與司農同係刑部，死者數人，滯於獄者八載。世祖忽念無辜，有貸死意，廷議改流寧古，將為散戍徵人。升遐之日，特諭放令還鄉。辛丑，偕王過客司李束稿南歸，道經雪苑，留宿宋公牧仲家。餘適邂逅。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。司農一一賞鑒畢，列坐開宴。余曰：『姑緩之，請再觀今畫。』取餘所著《火山客譙》閱之。諸公叫讀不已，都忘杯箸，鼓掌而笑，巾幘盡敬。主人勸且飲。諸公曰：『得此奇文，愈讀愈快，正如身入龍藏，爭看寶貝，唯恐其盡，誰肯撤而去之？』竟閱達旦，不備賓禮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五。

「覃懷沈雲門，嶽崎異人，與餘訂金石交。艱得子嗣，頗制於內，不容置妾媵。秘一人於外宅，產一男聰穎明俊，且八齡矣。托為裡人兒，攜至家。夫人見而驚異曰：『阿渠家生此九苞鳳？』雲門進啟曰：『此即夫人子。』訊得其實，夫人大喜逾望，涓日為育麟之宴，親朋制錦稱慶，文皆屬餘捉刀。一為中書段玉美，一為給諫薛衛公，一為河北大將軍鮑濟宇，一為大總戎魯壁山，一為懷慶太守彭悟山；一為張乾雅諸同學兄弟。一日之內，橫筆揮霍，悉副其請，無一雷同門面語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六。

「庚子修豫志，午日，賈大中丞邀飲開府，談次論及諸葛孔明、王景略二人優劣，互有異同。適襄城餘令獻襄酒三百器，陳列階前，諸同事並啟分贖。中丞笑曰：『請諸公各草《葛王優劣論》一篇，佳者悉持去，不須分也。』諸同事聞言賈勇，各就席構思。餘伸紙搖筆，不加點竄，俄頃而稿畢。中丞令餘口誦，餘音辭郎鬯鏗戛，中丞為之擊節歎賞，諸同事皆撒筆長嘯，自壞己作。餘進揖謝賜。督軍校四人，擔酒於前，餘擁之徐步而出。可為大快者，此其七。嘗見館孩村腐妄為詩文，多有口自吟誦，忤手點頭，自鳴其得意者，若稍知痛癢，則不然矣。韓愈曰：『小稱意則人小怪，大稱意則人大怪。』劉蛻曰：『十為文不得十如意。』則求餘所為最快意之作，當又絕少也。」

有議餘文多遊戲者。余曰：「方朔之《客難》，假難以徵辭；崔實之《答譏》，因譏以寓興；崔駟之《達旨》，寄旨以緯思；韓愈之《釋言》，憑言以摠志；揚雄之《解嘲》，托嘲以放意；班固之《賓戲》，隨戲以逞懷也。」客曰：「子雲擬經之徒，孟堅述史之士，奈何鼓其舌穎，以筆墨為遊戲乎？」余曰：「昔孔子目冉父為犁牛，斥宰予為朽木，睹仲由之好勇，取暴虎以示規；聞言偃之弦歌，舉割雞以志喜。遊戲之語，雖聖人有所不廢，而況為聖人之徒哉？」少辨方言，作《儂雅》四卷。蒙難時，作《火山客譙》十五卷，《廣禪喜》一卷。會有感喟，作《鼠嚇》五卷。豫游最久，作《中州雜俎》二十四卷。同人問訊，作《千里面目》六卷。老閒半筋，作《化化書》十二卷、《人林題目》八卷、《蟹春秋》一卷。《三儂贅人詩文全集》，未定卷數。今雖衰載，踵門而乞文者，必應之，如償夙逋，不以為疲。後有作者，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，聽之；如李漢序韓文以行，壽之百世，聽之；即不然，如張伯鬆不喜《法言》，叱覆醬甌，亦聽之。

張山來曰：文近萬言，讀之不厭其長，唯恐其盡，允稱妙構。

予素不識三儂，而令嗣柱東，曾通縞紵，因索種種奇書，尚未惠讀，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！

板橋雜記 餘懷澹心

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，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，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。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，經過趙李。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糾觴，留髡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。真欲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。

舊院人稱「曲中」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。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疏，迥非塵境。到門則銅環半啟，珠箔低垂。升階則鴉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；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丫鬟畢妝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則目挑心招，綢繆宛轉。紈綺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陣，氣盡雌風矣！

妓家僕婢稱之曰「娘」，外人呼之曰「小娘」，假母稱之曰「娘兒」。有客稱客曰「姐夫」，客稱假母曰「外婆」。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，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、刑杖、簽牌之類。有冠有帶，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分別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鬥勝誇奇。凌晨則仰飲淫淫，蘭湯灑灑，衣香滿室；停午乃蘭花茉莉，沉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擲笛搗箏，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。李、卞為首，沙、顧次之，鄭、頓、崔、馬，又其次也。

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綿，水煙凝碧。迴光、鸞峰兩寺夾之。中山東花園互其前，秦淮朱雀桁繞其後，洵可娛目賞心，激蕩塵襟。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欄徙倚。忽遇彼姝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。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。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簾。客稱「既醉」，主曰「未歸」。游揖往來，指日曰：「某名姬在某河房」，以得魁首者為勝。薄暮須臾，燈船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槳擊鼓，蹙頓波心。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。桃葉渡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。餘作《秦淮燈船曲》，中有雲：「遙指鍾山樹色開，六朝芳草向瓊台。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駕海來。」又云：「夢裡春紅十丈長，隔簾偷襲海南香。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妝。」又云：「神弦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崔嵬。雲連金闕天門迴，星舞銀城雪窖開。」皆實錄也。嗟乎，可復見乎！
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。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劇為恥。若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，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。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彩，遽加十倍。至頓老琵琶、妥娘詞曲，則只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！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遍草草、茉莉花，嬌婢掩簾，攤錢爭買，捉腕捺胸，紛紜笑謔。頃之，烏雲擁雪，竟體芳香矣。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真媚夜之淫葩，殢人之妖草也。建蘭則大雅不群，宜於紗櫺文樹，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。酒兵茗戰之餘，微聞香澤，所謂王者之香，湘君之佩，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？

南曲衣裳妝束，四方取以為式，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。初破瓜者，謂之「梳櫳」；已成入者，謂之「上頭」。衣衫皆客為之措辦，巧樣新裁，出於假母，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。故假母雖年高，亦盛妝豔服，光彩動人。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妝也。

曲中女郎，多親生之女，故憐惜倍至。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鈔；其僮父大賈，拒絕勿與通，亦不顧也。從良落籍，屬於祠部。親母則所費不多，假母則勒高價，諺所謂「娘兒愛俏，鴛兒愛鈔」者，蓋為假母言之也。舊院與真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為才子佳人而設。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回舟之一水皆香。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。蒲桃架下，戲擲金錢；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。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。迨夫士也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亦遂歡寡而愁殷。雖設阱者之恒情，實治游者所深戒也。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！

曲中市肆，精潔殊常。香囊雲寫、名酒佳茶、錫糖小菜、簫管琴瑟，並皆上品。外間人買者，不惜貴價；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。正李仙源《十六樓集句》詩中所云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曉蒼蒼。飲伴更相送，歸軒錦繡香」者是也。

廬山錢牧齋《金陵雜題絕句》中，有數首雲：「淡粉輕煙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。而今也入煙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」「一夜紅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。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鵡喚客聲。」舊院馬二娘，字晁彩「惜別留歡恨馬蹄，勾闌月白夜烏啼。不知何與汪三事，趣我歡娛伴我歸。」「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伴他狂。天公要斷煙花種，醉殺揚州蕭伯梁。」「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。南巡法曲誰人問？頭白周郎掩淚聽。」紹興周禹錫，喜聽頓老琵琶「舊曲新詩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。閒閑閩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」鄭女英，小名妥娘，載《列朝詩選·閩集詩》中「新城王阮亭《秦淮雜詩》中有二首雲：「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淚沾裳。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」「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鬥嬋娟。秦淮綠肉中宵發，玉律拋作殘笛鈿。」以上皆傷今弔古、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，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浩翁雲：「解作江南斷腸句，世間唯有賀方回。」倘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。以上紀雅游

八瓊逸客曰：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《洛神賦》小楷，裝以雲鸞縹帶，貯之蚊龍篋中，薰以沉水、迷迭，於風清日白、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。

餘生萬曆末年，其與四方賓客交遊，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，乃在崇禎庚辛以後。曲中名妓，如朱門兒、徐翩翩、馬湘蘭者，皆不得而見之矣。則據餘所見而編次之，或品藻其色藝，或僅記其姓名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，存六朝之金粉也。昔宋徽宗在五國城，猶為李師師立傳，蓋恐佳人之煙沒不傳，作此情癡狡獪耳。「風乍起，吹縵一池春水」，干卿何事？「彼美人兮，巧笑情兮，美目盼兮。」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

尹春，字子春，姿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綽似大家。性格溫和，談詞爽雅，無抹脂鄣袖習氣，專工戲劇排場，兼擅生旦。餘遇之遲暮之年，延之至家，演《荊釵記》，扮王十朋，至《見娘》《祭江》二出，悲壯淋漓，聲淚俱迸，一座盡傾，老梨園自歎弗及。余曰：「此許和子、永新歌也，誰為韋青將軍者乎？」因贈之以詩曰：「紅紅記曲彩春歌，我亦聞歌喚奈何。誰唱江南斷腸句，青衫白髮影婆娑。」春亦得詩而泣，後不知其所終。嗣有尹文者，色豐而姣，蕩逸飛揚，顧盼自喜，頗超於流輩。太平張維則昵寵之，唯其所欲，甚歡。欲置為側室，文未之許，屬友人強之，文笑曰：「是不難，嫁彼三年，斷送之矣。」卒歸張。未幾文死，張後十數年乃亡，仕至監司，負才華，任俠，輕財結客，磊落人也。

李十娘，名湘真，字雪衣。在母腹中聞琴歌聲，則勃勃欲動。生而娉婷好，肌膚玉雪，既合睇兮又宜笑，殆《閒情賦》所云「獨曠世而秀群」者也。性嗜潔，能鼓琴清歌，略涉文墨，愛文人志士。所居曲房秘室，帷帳尊彝，楚楚有致。中構長軒，軒左種老梅一樹，花時香雪霏拂幾榻。軒右種梧桐二株，巨竹十數竿。晨夕洗桐拭竹，翠色可餐，入其室者，疑非塵境。餘每有同人詩文之會，必至其家。每客用一精婢，侍硯席、磨翰麈、燕都梁、供茗果。暮則合樂酒宴，盡歡而散。然賓主秩然，不及於亂。於時流寇訖江北，名士渡江橋金陵者甚眾，莫不豔羨李十娘也。十娘愈自閉匿，稱善病，不妝飾，謝賓客。阿母憐惜之，順適其意，婉語辭遜，概勿與通。惟二三知己，則歡情自接，嬉怡忘倦矣。後易名貞美，刻一印章，曰「李十貞美之印」。餘戲之曰：「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。」十娘泣曰：「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？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、河間婦也。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；非兒心之所好，恐勉同枕席，不與之合也。兒之不貞，命也如何？」言已，涕下沾襟。餘斂容謝之曰：「吾失言，吾過矣！」十娘有兄女曰媚姐，十三才有餘，白皙，發覆額，眉目如畫。餘心愛之，媚亦知餘愛，嬌啼婉轉，作掌中舞。十娘曰：「吾當為汝媒。」歲壬午，入棘闈。媚日以金錢投瓊，卜餘中否。及榜發落第，餘乃憤鬱成疾，避棲霞山寺，經年不相聞矣。鼎革後，秦州刺史陳澹仙，寓叢桂園，擁一姬，曰姓李。餘披幃見之，媚也。各黯然掩袂。問十娘，曰：「從良矣。」問其居，曰：「在秦淮水閣。」問其家，曰：「已廢為菜圃。」問其「老梅與梧竹無恙乎？」曰：「已摧為薪矣。」問：「阿母尚存乎？」曰：「死矣。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流落江湖已十年，雲鬢猶卜舊金錢。雪衣飛去仙哥老，休抱琵琶過別船。」

葛嫩，字蕊芳。餘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，克咸名臨，負文武才略，倚馬千言立就，能開五石弓，善左右射，短小精悍，自號「飛將軍」。欲投筆磨盾，封狼居胥，又別字曰武公。然好狹邪游，縱酒高歌，其天性也。先昵珠市妓王月，月為勢家奪去，抑鬱不自聊，與餘閒坐李十娘家。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，即往訪之。闖入臥室，值嫩梳頭，長髮委地，雙腕如藕，面色微黃，眉如遠山，瞳人點漆。叫「請坐」，克咸曰：「此溫柔鄉也，吾老是鄉矣！」是夕定情，一月不出，後竟納之閒房。甲申之變，移家雲間，問道入閩，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。兵敗被執，並縛嫩。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，將手刃之。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：「孫三今日登仙矣！」亦被殺。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。

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。性奢侈，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。所居台榭庭室，極其華麗，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。置酒高會，則合彈琵琶箏瑟，或狎客沈元、張卯、張奎數輩，吹洞簫，唱時曲。酒半，打十番鼓。曜靈西匿，繼以華燈；羅幃從風，不知啞啞雞鳴、東方既白矣。大娘曰：「世有游閒公子、聰俊兒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蕩志迷魂、沒溺不返者也。然吾亦自逞豪奢，豈效齷齪倚門市娼，與人較錢帛哉？」以此得「俠妓」聲於莫愁、桃葉間。後歸新安吳天行。天行鉅富，貲產百萬；體羸，素善病，後房麗姝甚眾，疲於奔命。大娘鬱鬱不樂。曩所歡胥生者，賤僕婢通音耗。漸托疾，薦胥生能醫，生得入見大娘。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，與生訂終身約。後天行死，卒歸胥生。胥生本貧士，家徒四壁立，獲吳氏資，漸殷富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，教女妓數人歌舞。生復以樂死。大娘老矣，流落闖闖，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。餘猶及見之，徐娘雖老，尚有風情。話念舊游，潸焉出涕，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、天寶遺事也！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賸張好好，感舊傷懷，題詩以贈，未雲：「朋游今在否，落拓更能無。門館慟哭後，水雲秋景初。斜日掛衰柳，涼風出座隅。酒盡滿襟淚，短歌聊一書。」正為今日而說。餘即出素扇以貽之，大娘捧扇而泣，或據床以哦，哀動鄰壁。

顧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，莊妍雅，風度超群，鬢髮如雲，桃花滿面，弓彎纖小，腰肢輕亞。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真，而姿容勝之，時人推為南曲第一。家有眉樓，綺窗繡簾，牙箋玉軸，堆列几案；瑤琴錦瑟，陳設左右；香煙繚繞，簫馬叮噹。餘常戲之曰：「此非眉樓，乃迷樓也。」人遂以迷樓稱之。當是時，江南侈靡，文酒之宴，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，座無眉娘不樂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，差擬郇公李太尉，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。然豔之者雖多，妒之者亦不少。適浙東一僮父，與一詞客爭寵，合江右某孝廉互謀，使酒罵座，訟之儀司，誣以盜匿金犀酒器，意在逮尋眉娘也。餘時義憤填膺，作檄討罪，有雲：「某某本非風流佳客，謬稱浪子端王，以文駕彩鳳之區，排封豕長蛇之陣；用誘秦誑楚之計，作摧蘭折玉之謀。種夙世之孽冤，煞一時之風景」云云。僮父之叔為南少司馬，見檄，斥僮父東歸，訟乃解。眉娘甚德餘，於桐城方瞿庵堂中，願登場演劇為餘壽。從此摧幢息機，矢脫風塵矣。未幾，歸合肥襄尚書芝麓。尚書雄豪蓋代，視金玉如泥沙糞土，得眉娘佐之，益輕財好客，憐才下士，名譽盛於往時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，縑箋動盈篋筭，畫款所書「橫波夫人」者也。歲丁酉，尚書挈夫人重過金陵，寓市隱園中林堂。值夫人生辰，張燈開宴，請召賓客數十百輩，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，酒客丁繼之、張燕策及二王郎，中翰王式之，水部王桓之申《王母瑤池宴》。夫人垂珠簾，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，李大娘、十娘、王節娘皆在焉。時尚書門人楚嚴某，赴浙監司任，逗留居樽下，賽簾長跪，捧卮稱「賤子上壽」，坐者皆離席伏，夫人欣然為罄三爵，尚書意甚得也。餘與吳園次、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。嗣後還京師，以病死。殮時現老僧相。弔者車數百乘，備極哀榮，改姓徐氏，又稱徐夫人。尚書有《白門柳傳奇》行於世。

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蓮。天姿巧慧，容貌娟妍，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，輒了了。少長，顧影自憐，針神曲聖，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。性愛閒靜，遇幽林遠澗，片石孤雲，則戀戀不忍捨去。至男女雜坐，歌吹喧闐，心厭色沮，意弗屑也。慕吳門山水，徙居半塘，小筑河濱，竹籬茅舍。經其戶者，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，皆曰：「此中有人。」已而扁舟游西子湖，登黃山，禮白岳，仍歸吳門。喪母抱病，賃居以棲。隨如臯冒辟疆，過惠山，歷澄江、荊溪，抵京口，涉金山絕頂，觀大江競渡以歸。後卒為辟疆側

室，事辟疆九年，年二十七，以勞瘵死。辟疆作《影梅庵憶語》二千四百言哭之，同人哀辭甚多，惟吳梅村宮尹十絕，可傳小宛也。其四首雲：「珍珠無價玉無瑕，小字貪看問妾家。尋到白堤呼出見，月明殘雪映梅花。」又云：「念家山破定風波，郎按新詞妾按歌。恨殺南朝阮司馬，累儂夫婿病愁多。」又云：「亂梳雲髻下妝樓，盡室蒼黃過渡頭。鈿盒金釵拋卻，高家兵馬在揚州。」又云：「江城細雨碧桃村，寒食東風杜宇魂。欲弔薛濤憐夢斷，墓門深更阻侯門。」

卞賽，一曰賽賽，後為女道士，自稱玉京道人。知書，工小楷，善畫蘭鼓琴，喜作風枝嫋娜，一落筆，畫十餘紙。年十八，游吳門，居虎丘。湘簾斐幾，地無纖塵。見客初不甚酬對，若遇佳賓，則諧謔間作，談詞如雲，一座傾倒。尋歸秦淮，遇亂，復遊吳門。梅村學士作《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》贈之，中所云「昨夜村頭吹簫箏，教坊也被傳呼急。碧玉班中怕點留，樂營門外盧家泣。私更妝束出江邊，恰遇丹陽下渚船。剪就黃緇貪入道，攜來綠綺訴嬋娟」者，正此時也。在吳作道人裝，然亦間有所主。侍兒柔柔，承奉硯席如弟子，指揮如意，亦靜好女子也。逾兩年，渡浙江，歸於東中一諸侯。不滿意，進柔柔當夕，乞身下發。復歸吳，依良醫鄭保御，築別館以居。長齋繡佛，持戒律甚嚴，刺舌血書《法華經》，以報保御。又十餘年而卒，葬於惠山祇陀庵錦樹林。

玉京有妹曰敏，頰而白如玉肪，風情綽約，人見之，如立水晶屏也。亦善畫蘭鼓琴，對客為鼓一再行，即推琴斂手，面發頰。乞畫蘭，亦止寫籀竹枝蘭草二三朵，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、淋漓墨沈也，然一以多見長，一以少為貴，各極其妙，識者並珍之。攜來吳門，一時爭豔，戶外履恒滿。乃心厭市囂，歸申進士維久。維久宰相孫，性豪舉，好賓客，詩文名海內，海內賢豪多與之游。得敏益自喜，為閩中良友。亡何，維久病且歿，家中替。後嫁一貴官潁川氏，三年病死。

范珏，字雙玉，廉靜，寡所嗜好。一切衣飾歌管、豔靡紛華之物，皆屏棄之。惟闔戶焚香瀟茗，相對藥爐經卷而已。性喜畫山水，摹仿史癡、顧寶幢，槎枒老樹，遠山絕澗，筆墨間有天然氣韻，婦人中范華原也。

頓文，字小文，琵琶頓老女孫也。性聰慧，略識字義，唐詩皆能上口。授以琵琶，布指濩索，然意弗屑，不肯竟學。學鼓琴，雅歌《三疊》，清泠泠然，神與之決，故又字曰琴心雲。琴心生於亂世，頓老賴以存活，不能早脫樂籍。賃屋青溪裡，華門主寶，風月淒涼。屢為健兒僮父所厄，最後為李姓者挾持，牽連入獄；雖緣情得保，猶守以牛頭阿旁也。客有王生者，挽餘居間營救，偕往訪之，風鬟霧鬢，憔悴可憐，猶援琴而鼓，彈「別鳳離鸞」之曲，如猿吟鶉啼，不忍聞也。餘說內鄉許公，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，復還故居。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築家，與琴心比鄰，兩相慕悅。王子故輕俠，傾金錢，賑其貧悴。將攜歸置別室，突遭奇禍。收者至，見琴心，詫曰：「此真禍水也！」憫其非辜，驅之去，獨捕王子。王子被戮，琴心逸，後終歸匪人。嗟乎！佳人命薄，若琴心者，其尤哉！其尤哉！

沙才，美而豔，豐而逸，骨體皆媚，天生尤物也。善弈棋，吹簫度曲。長而修容，留仙裙，石華廣袖，衣被燦然。後攜其妹曰嫩者，游吳郡，卜居半塘，一時名噪，人皆以「二趙」、「二喬」目之。惜也才以瘡發，剗其半面；嫩歸吒利，鬱鬱死。

馬嬌，字婉容，姿首清麗，濯濯如春月柳，灑灑如出水芙蓉，真不愧「嬌」之一字也。知音識曲，妙合宮商，老伎師推為獨步。然終以誤墮煙花為恨，思擇人而事，不敢以身許人，卒歸貴竹楊龍友。龍友名文聰，以詩畫擅名，華亭董文敏亟賞之。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，一曰李陀那，一曰珠玉耶。聖僕歿，龍友得玉耶，並得其所蓄書畫瓶硯杖諸玩好古器，復擁婉容，終日摩挲笑語為樂。甲申之變，貴陽馬士英冊立福王，自為首輔，援引懷寧阮大鍼構黨煽權，撓亂天下。以至五月出奔，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。以龍友鄉戚有連，亦被烈炬，頃刻灰燼。時龍友巡撫蘇鬆，盡室以行，玉耶亦殉，婉容莫知所終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，母丐歸金陵，依家僕以終天年。婉容有妹曰嫩，亦著名。又有小馬嫩者，輕盈飄逸，自命風流。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，奉溧陽陳公子。公子昵之，未久，並奩具贈豫章陳伯璣，生一子一女，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。

顧喜，一名小喜，性情豪爽，體態豐華，跌不纖妍，人稱為「顧大腳」，又謂之「肉屏風」。然其邁往不屑之韻，凌霄拔俗之姿，則非籬壁間物也。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軻汗山入陜谷，往往敗北生降矣。漢武帝《悼李夫人賦》有云「佳俠含光」，餘題四字顏其室。亂後不知從何人而去，或曰歸一公侯子弟雲。

米小大，頗著美名，餘未之見，然聞其纖妍俏潔，涉獵文藝，粉招墨痕，縱橫縹帙，是李易安之流也。歸昭陽李太僕。太僕遇禍，家滅。

王小大，生而韶秀，為人圓滑便捷，善周旋。廣筵長席，人勸一觴，皆膝席歡受。又工於酒，糾觥錄事，無毫髮謬誤，能為酒客解紛釋怨，時人謂之「和氣湯」。揚州顧爾邁，字不盈，鎮遠侯介弟也，挾戚里之富，往來平康，悅小大，貯之河庭。時時召客大飲，效陳孟公、高季式，授女將軍酒正印，左右指麾，客皆極飲沾醉。有醉而逸者，鎖門脫履，臥地上，至日中乃醒。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，不盈為揖客，出入轅戟，有古任俠風，書畫與鄭超宗齊名。

張元，清瘦輕佻，臨風飄舉。齒少長，在少年場中，纖腰蹠步，亦自楚楚，人呼之為「張小腳」。

劉元，齒亦不少，而佻達輕盈，目睛閃閃，注射四筵。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，元轉面向裡帷，不與之接。拍其肩曰：「汝不知我為名士耶？」元轉面曰：「名士是何物？值幾錢錢耶？」相傳以為笑。

崔科，後起之秀，目未見前輩典型，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。科亦顧影自憐，矜其容色，高其聲價，不屑一切。卒為一詞林所窘辱。

董年，秦淮絕色，與小宛姊妹行，豔冶之名，亦相頡頏。鍾山張紫灑作悼小宛詩，中一首雲：「美人在南國，餘見兩雙成。春與年同豔，花推月主盟。蛾眉無後輩，蝶夢是前身。寂寂皆黃土，香風付管城。」

李香，身軀短小，膚理玉色，慧俊宛轉，調笑無雙，人名之為「香扇墜」。餘有詩贈之雲：「生小傾城是李香，懷中婀娜袖中藏。何緣十二巫峰女，夢裡偏來見楚王。」武塘魏子一為書於粉壁，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，時人稱為三絕。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，四方才士，爭一識面以為榮。

珠市在內橋旁，曲巷逶迤，屋宇湫隘。然其中有麗人，惜限於地，不敢與舊院頡頏。以餘所見，王月諸姬，並著迷香、神雞之勝，又何羨紅紅、舉舉之名乎？恐遂湮沒無聞，使媚骨芳魂，與草木同腐，故附書於卷尾，以備金陵軼史雲。

王月，字微波，母胞生三女：長即月，次節，次滿，並有殊色。月尤慧妍，善自修飾，頰身玉立，皓齒明眸，異常妖冶，名動公卿。桐城孫武公昵之，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，經月不出。於牛女渡河之夕，大集諸姬於方密之橋居水閣，四方賢豪，車騎盈閭巷。梨園子弟，三班駢演，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。品藻花案，設立層台以坐狀元。二十餘人中，考微波第一，登台奏樂，進金屈卮。南曲諸姬皆色沮，漸逸去。天明始罷酒。次日，各賦詩紀其事。餘詩所云「月中仙子花中王，第一嫦娥第一香」者是也。微波繡之於帨巾，不去手。武公益眷戀，欲置為側室。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，強有力，以三千金啖其父，奪以歸。武公悒悒，遂娶葛嫩也。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，攜月赴任，寵專房。崇禎十五年五月，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，知府鄭履祥死節，香君被擒。搜其家得月，留營中，寵壓一寨。偶以事忤獻忠，斷其頭，函置於盤，以享群賊。嗟乎！等死也，月不及嫩矣。悲夫！

王節，有姿色。先歸顧不盈，後歸王恒之。甘淡泊，怡然自得，雖為姬侍，有荊釵裙布風。妹滿，幼小好戲弄，窈窕輕盈，作嬌娃之態。保國公買置後房，與寇白門不合，復歸秦淮。

寇涓，字白門。錢牧齋詩云：「寇家姊妹總芳菲，十八年來花信違。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他紅淚一沾衣。」則寇家多佳麗，白門其一也。白門娟娟靜美，跌宕風流，能度曲，善畫蘭，粗知拈韻，能吟詩，然滑易不能竟學。十八九時，為保國公購之，貯以金屋，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。甲申三月，京師陷，保國公生降，家口沒入官。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，匹馬短衣，從一婢南歸。歸為女俠，築園亭，結賓客，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，酒酣耳熱，或歌或哭，亦自歎美人之遲暮，嗟紅豆之飄零也。既從揚州某孝廉，不得志，復還金陵。老矣，猶日與諸少年伍。臥病時，召所歡韓生來，綢繆悲泣，欲留之同寢，韓生以他故辭，執手不忍別。至夜，

聞韓生在婢房笑語，奮身起喚婢，自篋數十，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，行欲齧其肉。病甚劇，醫藥罔效，遂死。蒙叟《金陵雜題》有雲：「叢殘紅粉念君恩，女俠誰知寇白門？黃土蓋棺心未死，香丸一縷是芳魂。」以上紀麗品

金陵都會之地，南曲靡麗之鄉。紈茵浪子，瀟灑詞人，往來遊戲，馬如游龍，車相接也。其間風月樓台，尊疊絲管，以及嬖童狎客，雜伎名優，獻媚爭妍，絡繹奔赴。垂楊影外，片玉壺中，秋笛頻吹，春鶯乍囀；雖宋廣平鐵石為腸，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。一聲《河滿》，人何以堪？歸見梨渦，誰能遣此！然而流連忘返，醉飽無時，卿卿雖愛卿卿，一誤豈容再誤。遂爾喪失平生之守，見斥禮法之士，豈非黑風之飄墮、碧海之迷津乎？餘之綴葺斯編，雖曰傳芳，實為垂戒。王右軍雲：「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也。」

瓜洲蕭伯梁，豪華任俠，傾財結客，好游狹斜。久住曲中，投轄轟飲，俾晝作夜，多擁名姬，簪花擊鼓為樂。錢宗伯詩所云「天公要斷煙花種，醉殺瓜洲蕭伯梁」者是也。

嘉興姚壯若，用十二樓船於秦淮，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，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，梨園一部，燈火笙歌，為一時之盛事。先是嘉興沈兩若，費千金定花案，江南豔稱之。

曲中狎客，則有張卯官笛，張魁官簫，管五官管子，吳章甫弦索，錢仲文打十番鼓，丁繼之、張燕築、沈元甫、王公遠、宋維章串戲，柳敬亭說書。或集於二李家，或集於眉樓，每集必費百金，此亦銷金之窟也。張卯尤滑稽婉膩，善伺美人喜怒。一日偶觸李大娘，李大娘手碎其頭上駿帽，擲之於地。卯徐徐拾起，笑而戴之以去。

張魁，字修我，吳郡人，少美姿首，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。公子官南都府佐，魁來訪之。閻者拒，口出褻語，且詬厲，公子聞而撲之，然卒留之署中，歡好無似。移家桃葉渡口，與舊院為鄰。諸名妓家往來相熟，籠中鸚鵡見之，叫曰：「張魁官來！阿彌陀佛！」魁善吹簫度曲、打馬投壺，往往勝其曹耦。每晨朝，即到樓館，插瓶花，蒸爐香，洗芥片，拂拭琴幾，位置衣桁，不令主人知也。以此僱婢皆感之，貓狗亦不厭焉。後魁面生白點風，眉樓客戲榜於門曰：「草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，不許復入。」魁慚恨，遍求奇方灑劑，得芙蓉露，治之良已，整衣帽，復至眉樓，曰：「花面定何如？」亂後還吳，吳中新進少年，搔頭弄姿，持簫擲管，以柔曼悅人者，見魁則揶揄之，肆為詆訶。以此重窮困。龔宗伯奉使粵東，憐而賑之，厚予之金，使往山中販芥茶，得息頗厚，家稍稍豐矣。然魁性僻，嘗自言曰：「我大賤相，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，飯非四糙冬春米不可入口，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。」錢財到手輒盡，坐此不名一錢，時人共非笑之，弗顧也。年過六十，以販茶、賣芙蓉露為業。庚寅、辛丑之際，餘游吳，寓周氏水閣，魁猶清晨來插瓶花、蒸爐香、洗芥片、拂拭琴幾、位置衣桁如曩時。酒酣燭跋，說青溪舊事，不覺流涕。丁酉再過金陵，歌台舞榭，化為瓦礫之場，猶於破板橋邊，一吹洞簫。矮屋中一老姬啟戶出曰：「此張魁官簫聲也！」為嗚咽久之。又數年，卒以窮死。

歲丙子，金沙張公亮、呂霖生、鹽官陳則梁、漳浦劉漁仲、雒皋冒辟疆盟於眉樓。則梁作盟文甚奇，末雲：「姓盟不如臂盟，臂盟不如心盟。」

中山公子徐青君，魏國介弟也。家貲鉅萬，性奢侈，自奉甚豐，廣蓄姬妾。造園大功坊側，樹石亭台，擬於平泉、金谷。每當夏月，置宴河房，日選名妓四五人，邀賓侑酒。木瓜佛手，堆積如山；茉莉珠蘭，芳香似雪。夜以繼日，把酒酣歌，綸巾鶴氅，真神仙中人也。福王時加中府都督，前驅班劍，呵導入朝，愈榮顯矣。乙酉鼎革，籍沒田產，遂無立足；群姬兩散，一身孑然，與傭丐為伍，乃至為人代杖。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。一日，與當刑人約定杖數，計償若干。受刑時，其數過倍，青君大呼曰：「我徐青君也。」兵憲林公駭問左右，有哀王孫者，跪而對曰：「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，窮苦為人代杖。此堂乃其家廳，不覺傷心呼號耳。」林公憐而釋之，慰藉甚至，且曰：「君尚有非欵產可清還者，本道當為查給，以終餘生。」青君跪謝曰：「花園是某自造，非欵產也。」林公唯唯，厚贈遺之，查還其園，賣花石、貨柱礎以自活。吾觀《南史》所記，東昏宮妃賣蠟燭為業；杜少陵詩云：「問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為奴。」嗚呼！豈虛也哉！

同人社集松風閣，雪衣、眉生皆在，飲罷，聯騎入城，紅妝翠袖，躍馬揚鞭，觀者塞途。太平景象，恍然心目。

丁繼之扮張驢兒娘，張燕築扮賓頭盧，朱維章扮武二郎，皆妙絕一世。丁、張二老，並壽九十餘。錢虞山《題三老圖詩》末句雲：「秦淮煙月經游處，華表歸來白鶴知。」不勝黃公酒壚之歎。

無錫鄒公履游平康，頭戴紅紗巾，身著紙衣，齒高跟履，佯狂沉緬，揮斥黃金不顧。初場畢，擊大司馬門鼓，送試卷。大合樂於妓家，高聲自誦其文，妓皆稱快。或時闖入梨園，氈氍上為「參軍鵲」也。

柳敬亭，泰州人，本姓曹，避仇流落江湖，休於樹下，乃姓柳。善說書，游於金陵，吳橋范司馬、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。常往來南曲，與張燕築、沈公憲俱。張、沈以歌曲，敬亭以彈詞，酒酣以往，擊節悲吟，傾靡四座，蓋優孟、東方曼倩之流也。後入左寧南幕府，出入兵間。寧南亡敗，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，鬱鬱不得志。年已八十餘矣，間遇餘僑寓宜睡軒中，猶說《秦叔寶見姑娘》也。

萊陽姜如須，游於李十娘家，漁於色，匿不出戶。方密之、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，漏下三刻，星河皎然，連袂閒行，經過趙、李，垂簾閉戶，夜人定矣。兩君一躍登屋，直至臥房，排闥哄張，勢如賊盜。如須下床，跪稱：「大王乞命！毋傷十娘！」兩君擲刀大笑，曰：「三郎郎當！三郎郎當！」復呼酒極飲，盡醉而散。蓋如須行三。如須高才曠代，偶效樊川，略同謝傳，秋風團扇，寄興掃眉，非沉溺煙花之比。聊記一條，以存流風餘韻雲爾。

麟則梁，人奇文奇，舉體皆奇。嘗致書眉樓，勸其早脫風塵，速尋道伴，言詞切至。眉樓遂擇主而事，誠以驚弓之鳥，遽為透網之鱗也。掃眉才子，慧業文人，時節因緣，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。

十七、八女郎，歌「楊柳岸曉風殘月」，若在曲中，則處處有之，時時有之。予作《憶江南》詞云：「江南好景本無多，只在曉風殘月下。」思之只益傷神，見之不堪回首矣！沈公憲以串戲擅長，同時推為第一。王式之中翰、王恒之水部，異曲同工，遊戲三昧，江總持、柳耆卿依稀再見，非如呂敬遷、李仙鶴也。

樂戶有妻有妾，防閒最嚴，謹守貞節，不與人客交語。人客欲強見之，一揖之外，翻身入簾也。亂後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，流落江湖，遂為名妓。忽為匪類所持，暴係吳郡獄中。餘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、張鞠存極力拯之，致書司李李嬾庵，僅而得免。然亦如嚴幼芳、劉婆惜，備受箠楚決杖矣。三娘長身玉色，倭墮如雲，量洪善飲，飲至百觥不醉。時辛丑中秋之際，庭蘭盛開，置酒高會，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靜容偕來。居停主人金叔侃，盡傾家釀，分曹角勝，轟飲如雷，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，諸侯皆作壁上觀。飲至天明，諸君皆大吐，靜容亦吐，髻鬟委地，或橫臥地上，衣履狼藉。惟三娘醒，然猶不眠，倚桂樹也。蘭叢賈其餘勇，尚與翼侯豁拳，各盡三四大門而別。嗟乎！俯仰歲月之間，諸君皆埋骨青山，美人亦棲身黃土。河山邈矣，能不悲哉！

李貞麗者，李香之假母，有豪俠氣，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。與陽羨陳定生善。香年十三，亦俠而慧，從吳人周如鬆受歌，玉茗堂《四夢》皆能妙其音節，尤工《琵琶》。與雪苑侯朝宗善，閩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，香力諫止，不與通。朝宗去後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。香辭曰：「妾不敢負侯公子也。」卒不往。蓋前此大鍼恨朝宗，羅致欲殺之，朝宗逃而免。並欲殺定生也，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。

雲間才子夏靈胥作《青相篇》，寄武塘錢漱廣，末段雲：「二十年來事已非，不開畫閣鎖芳菲。那堪兩院無人到，獨對三春有燕飛。風弦不動新歌扇，露井全飄舊舞衣。花草朱門空後閣，琵琶青塚恨明妃。獨有青樓舊相識，蛾眉零落頭新白。夢斷何年行雨蹤，情深一調留雲跡。院本傷心正德詞，樂府銷魂教坊籍。為唱當時《烏夜啼》，青衫淚滿江南客。」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，悲夫！

